

白天门庭冷落,夜晚卖假狂欢

莆田高仿鞋“鬼市”调查

想做电商卖高仿鞋? 呵呵, 不用四处找“黑市”了。在福建省莆田市安福电商城, 假鞋、假发票、假快递、假手机卡应有尽有, 并且绝对“安全”: 它是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这是一个城市最为分裂的中心。它距莆田市政府1公里, 白天, 门庭冷落; 夜晚, 黑暗唤起了它的活力, 人、车带着鞋产品来来往往, 交易完便不再多谈, 堪称“鬼市”。在工商、电商平台等监管之下, “鬼市”衍生了自己的防守世界。他们伪造“防伪码”, 更改物流信息, 甚至建立微信群、安装监控器, 预警执法人员的突袭。

鞋产品网售额至少占全国两成

“早上? 我们没有早上, 一觉起来就是中午。”一名95后卖家谈起一地假鞋, 满脸笑容。此时, 凌晨1点, 距他收工还有3个小时。

不远处“安福电商城”前加上的“中国”二字, 正宣示它的雄心。官方2015年数据显示, 这个总面积80多万平方米的小区, 入驻了335家挂牌商户, 年交易额超百亿元, 从业网军超20万, 鞋产品网上销售额至少占全国两成。

早上睡觉, 下午接单, 晚上收货、发货——独特的交易习惯催生了“鬼市”: 白天, 几乎空无一人; 傍晚, 门店零星开张; 入夜, 摩托、面包车来来往往, 一分钟有时可通过百辆。车上装卸的包装, 印着耐克等知名鞋类商标。

在坊间, 这种“昼伏夜出”被解读为“见不得光”。官方也并未披露此处高仿鞋的比例。

在电商城内26号楼7层, 一名黄衣男子手舞足蹈地向记者讲述他的“奋斗史”。“2013年开始干, 现在, 我车子房子都有了”, 他不回避这是高仿鞋, 且年营业额达到400万元, 甚至有朋友去年“双11”一天就赚了400万元。

他们对假鞋质量有着“谜之自信”。家住“鬼市”附近的莆田女大学生吕申, 一步步见证这里如何走红, 随即投身电商海洋“卖假”。她做了3年, 一双鞋赚二三十元, 最多时每天能卖30双, “质量真的很好, 我买一双可以穿一年”。

所有人把这归功于莆田上世纪的国际名鞋代工产业: 白天, 人们在工厂热火朝天生产, 对标全球顶尖制鞋技术; 夜晚, 他们回家“发挥余热”, 制鞋“秘方”被或偷或买地传了出来。

这些无疑都是假货, 但“鬼市”里的人们回避“假”字。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真标”“高仿”“1:1”, 造假者则叫“阿冒”。

相对“真实”的, 是各式各样的自主品牌——比如, 有人在美国“NB”新百伦的基础上, 加了几个数字或字母, 并拿到了商标注册。在外边, 有人称其为“山寨”, 但在“鬼市”, 它们有着微妙的名字——“擦边鞋”。



23时许, 与安福电商城一条马路之隔的某地下仓库路口, 来此提鞋、送鞋的商家骑着摩托车, 路口一时拥堵。

在家就能生产的高仿鞋

支撑起“鬼市”心跳的, 是农村或城乡接合部输出的“血液”。在家庭作坊, 或者工厂车间, 总之以国际名鞋曾经的代工厂为圆心, 众多“阿冒”白天生产、接单, 夜晚涌向安福电商城。

村民程相2013年决定加入“阿冒”大军。在莆田的北部村庄, 他请了5个工人, 又砸下数万元, 在家中装了两条小型生产流水线。尽管每条仅长十多米, 日产量仍能突破千双。

这对程相来说不是难事。他曾在鞋厂工作10年, 负责鞋的成型——这

是制鞋数百道工序中的最后关卡, 也就是将鞋面、鞋底等“零件”组合成一双完整的鞋。如今, 他只不过把原先的工作复制进家里, 自己到处寻找优秀的“零件”, “正品用什么材料, 我们也用什么材料”。

在他这里, 不少高仿鞋的制作成本大约是100元, 转手能赚15元, “价格很透明, 谁也骗不了谁”。若换作以前, 鞋厂代工利润每双只有两三元。

工艺相近而利润翻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都是暴富神话。“懂鞋的都知道怎么做。”当地鞋业人士带记者来到一个制鞋车

间, 一批批金属模具被注入原料、加热、升降, 鞋底便初具雏形了, “如果是‘阿冒’, 拿到鞋拆了、开板(注: 根据图片或样品做成鞋的一个过程), 鞋底是一次成型还是二次成型, 热膨胀系数是多少, 都能大致分析出来”。

对于“阿冒”而言, 鞋底是开板的最大成本。金属模具一般要设计6种尺寸, “因为你不可能只仿制1个码的鞋”, 上面还得刻上图案, 加之研制费用, 全套可能二三十万元甚至更多。有的作坊索性请了长期的开板师傅, 月薪1万元。

莆田发货“秒变”美国发货

程相一般晚上9点左右送货到安福电商城。这个“阿冒”卸下“弹药”后的一两个小时, 白天沉睡的“鬼市”南部快递区逐渐苏醒, 忙碌甚至疯狂起来: 商家抱着鞋盒, 快进快出; 电动车来回穿梭, 直接喇叭; 六七十个快递摊位, 工人不断撕扯胶带, “嘶”声此起彼伏。

即使只在夜晚营业, 根据官方2015年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数据, 这里日邮递快递量仍过15万单。

网商熟悉这个作息。吕申在微信上卖鞋, 去“鬼市”进货的时间就是在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 这个平日爱在朋友圈晒自拍的女孩, 此刻骑着电动车游走于电商城的车流之间。

事实上, 你不能轻视在“鬼市”里骑电动车的任何人, 因为他们“可能

白天就开着路虎”。

10号摊位在电商城南门附近, 位置极佳, 一递快递专区就映入眼帘。“晚上11点人最多。”女服务员把一叠叠耐克、阿迪达斯的包装、发票甚至POS机的签购单摆了出来, “20元可以买一大包”, 还有能刮开涂层的防伪标识, 一张16个, 每个5角。

用手机扫描这些发票的二维码, 页面全能弹出专卖店的地址; 刮开涂层, 登录所谓“全国质量防伪监督中心”网站, 输入验证码后真的可以查到。

事实上, 这只是“鬼市”虚构出的认证世界, 并引导顾客认真地走到这里——弹出页面仅是用二维码生成软件做出来的, 所谓查验网站疑似“山寨”, 其ICP备案信息主办单位是某私企。

物流也在为造假助力。好几家门面立着“异地上线”广告, 也就是说, 即使在莆田发货, 物流也能把发货地变成上海等其他城市。

在申通快递摊位, 记者1月12日凌晨1时许发了一份快件。申通官网显示, 当天3时57分, “上海保税港区-业务3部6”收到了此件。两三个小时, 莆田运到相隔八九百公里的上海发货, 这几乎不可能。

56号摊位的服务员甚至承诺可以“秒变”从美国发货。她用的是“SGR国际速运”。该公司网站称其总部位于美国, 但检索发现, 这份简介系照抄另一家快递公司的, 倒数第二段连原名都忘了修改。贴上SGR英文快递单, 加上首单36元的价格, 货物分量就瞬间变成“海归”。

逃避突击检查 他们有自己的办法

事实上, 莆田工商部门对“鬼市”假货的打击从未停止。他们约谈商家, 夜间巡查, 2013年曾3个月巡查36次, 罚款38万多元。

然而, 监控器成了造假售假者打探情报的耳目, 它们装在了作坊和电商卖家门口。安福电商城的一名卖家直言这是“防工商局的”, “(看到) 他们来敲门, 我们不开, 灯一关”。

为了防止突击检查, 程相还坚守着一项“大家都这么做”的法则: 货完工之后, 马上转移到别处仓库, 绝不留在作坊。

仓库也明白如何“相互取暖”, 在与“鬼市”一条马路之隔的地下仓库, 一名出租仓库的男子毫不掩饰: “这么多人都做(高仿鞋), 有工商来的时候, 群里都会通知”。

在程相眼里, “抓鬼”有时也沦为个别执法人员的寻租生意。他的作坊偶有执法人员上门, 也不查封, 只说随便坐坐。“谁没事会来你家坐坐? 我懂什么意思。”程相是个“识相”的人, 他送上“好处”, 后来, 一些熟了的执法人员也会建议仿哪种鞋好卖。

程相苦于身在“鬼市”, 他和中间商相互提防着。有时送货, 中间商不让他上楼, “怕我们知道他在哪个房间, 不然欠钱了, 我们就会上门”, “这事儿也没法到法院打官司”。

电商平台也在夹击着售假者。2015年8月起, 阿里巴巴一年内撤下了3.8亿个产品页面, 关闭18万间淘宝店, 以及675家生产、存储或销售假货的运营机构; 与此同时, 腾讯封停了超过1.1万例涉嫌售假的个人账户, 鞋类为品牌维权的热门品类。

当地鞋业人士慢慢发现局面不妙: 全国鞋类电商越来越多, 竞争加剧; 同时, 有的制鞋原材料, 一年左右已从每吨1万元涨到2万元, 利润越来越薄。

吕申最终不再卖鞋, 她抛弃了“鬼市”。程相也感觉寒冬已到, 半年前, 他转行跑运输。

但永远有人希望涌入这座“围城”。一名6年前“金盆洗手”的“阿冒”向记者坦承: 一度, 他响应政府号召做自主品牌, 但同一条生产线做出来的鞋, 挂名牌能卖500元, 挂他的牌只卖150元, 还卖不出去。

坐在茶桌前的他一脸绝望, 思来想去, 他递过手机, 屏幕上红色的某款名牌鞋。这个已损失数十万元的商人说, 他花了20万元, 最近又找人去“开板”了。

6年没做过“阿冒”的他, 此刻试图重回“鬼市”, 再搏一次。

(文中程相、吕申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